

花言峭语

脱口秀舞台也是一个艺员培训班

《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》终于开播了，首期登场的，是张博洋、徐志胜、何广智、小佳、大国手、哈哈曹、呼兰、孟川、北多泊亚斯、步惊云，有新人有旧人，新人少，旧人多。

徐志胜和何广智，是脱口秀舞台的老熟人了，他们的个人生活场景、生活细节，能说的和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，他们现在的表演，更近乎一种抽象的搞笑，技术成分比较多，更能体现语言的魅力。其他人的生活细节比较多，印象比较深的，大国手、哈哈曹、呼兰和步惊云的表演。

不过，隔了两年，徐志胜在《脱口秀和TA的朋友》里露面的时候，他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毕竟，他在2020年前后成名，签约“单立人”，2021年以黑马姿态出现在《脱口秀大会》里，2022年，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五季，他获得第八。但那之后，他就频繁地出现在综艺节目、真人秀、晚会，以及影视剧里，甚至。恰好就是《脱口秀大会》收官之后的两年空窗期。

《脱口秀和TA的朋友》里，他第二个出场，调侃了一下自己，说《脱口秀大会》没有继续的这两年，他上了很多综艺，演了很多戏，他很希望《脱口秀大会》再来，但似乎这个节目越不来，他的运气越好，出演的角色越多，甚至演了男一，如果《脱口秀大会》再不来，他可能就得金鸡奖了。

但可能这正是脱口秀这类的节目需要的。任何一个有大众影响力的节目或者比

钱眼识人

先声明我并不是一个游戏迷，但是也知道最近有一款关于“西游记”的国产游戏以精致的画面，繁复的设定刷屏了，我都忍不住下载它的图片作为手机、电脑的壁纸；另外我也没打算给正在上映的《红楼梦之金玉良缘》贡献票房，但是也看到不少关于该片汹涌的吐槽以及导演胡玫激动的反应，这两件事全跟“古典名著”有关，于是我就自己从类型片的角度琢磨了一下它们的状况，姑且听之。

《西游记》从类型上说，可以是魔幻，可以是公路，还可以是喜剧，甚至是爱情，这是因为它的作者本来给的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框架，四个字“西天取经”，给后世创作者的空间是很大的，原本一些关于宗教教义的伏笔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当它作为民间传说出来时，遥远古代的观众喜欢它就是看个热闹，获得的情绪价值与在天桥上看杂耍差不多。因为理解它的下限足够下沉，那就有超强的反弹力。而《红楼梦》的曲线恰恰相反，它是比较纯粹、彻底的文人原创，即便有

情人看剑

这是史上唯一一个全程带着青春期的胡渣出场的贾宝玉形象。在电影《红楼梦之金玉良缘》开头，但见他身披猩红斗篷，一匹白马跟随，大雪粘在脸上胡渣上，粒粒可见。贾宝玉仰面望向青埂峰，电影大银幕的优势与魅力立时彰显：俯瞰视角的镜头急速拉升，此时山高入小，天地苍茫，音乐轰然，一种大悲凉的史诗感劈空而来，电影予人的第一观感竟然是有些想泪奔。

不过，非常抱歉地通知您，作为《红楼梦》的又一翻拍版，该片不能算作一部电影作品，它甚至不处于完成与未完成之间的任何状态。确切地说，更像是红楼故事若干片段的大汇总，以影像方式呈现的一个加长速览版。这版电影所作的工作，是极致浓缩与飞速推

赛，其实还有个责任，那就是用各种方式，从各种角落里挖掘新人，给娱乐圈输血。方式越多，渠道越多越好。

以前要靠中戏北影，谢晋影视学校，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大戏的演员选拔，还有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，“英皇金融杯”歌手大赛，“超女”“快男”，以及“亚洲小姐”“香港小姐”和“美在花城”，以及各种不承认自己是选美比赛的选美比赛，小品大赛，或者一些有特别影响力的娱乐品牌，张艺谋电影，琼瑶影视剧，周星驰电影，乃至靠星探在大街上拦路人（比如林青霞）。

有一段时间，靠网络，后舍男孩，大哥哥，豆红。有时候靠谱，有时候不靠谱，有时候，以前靠过大谱的，也突然不靠谱了，得找新的渠道，新的方式。总之，五湖四海，穿山越海，年轻人奔赴而来。

这一次是靠脱口秀，TA在传统的那些选拔功能，形体、表演、感染力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隐蔽的标准，学历、文化素质，以及对受过大学和网络这所大学教育的人群的感召力。

成为脱口秀演员的初期，段子要自己写，梗多半来自网络，内容和学业、职场有关，上场穿格子衬衫和古巴领衬衫，个人形象和表演，甚至要显得不那么职业，不那么像个演员，不那么油光水滑，要有适度的涩，适度的链接跳转。总之，得是知识分子，还得是理科知识分子的形象，至少也要像。

类型之境

一点捕风捉影的原型，比如贾府是曹府、康乾盛世满汉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等等，也都被曹公自己消化，反哺的，所以这就注定它是个“作者作品”，门槛是高的，感觉谁进入这个门就会被氛围影响，就像被催眠一样自动拉高下限，而且它的天花板也是四大名著最高的，所以才有唯一的“红学”。

它是个“作者片儿”就算了，还是青春偶像片，纯爱系。很多人未必读过原著，哪怕里面有很多笔墨不忘，大胆的描写。他们主要知道的是宝黛钗的“三角关系”，尤其林黛玉，是不可亵渎的理想主义。林妹妹口中的“风刀霜剑严相逼”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其实是内心情绪的泛化，很容易获得共鸣，年轻时的我们很容易把现实与心境混为一谈，林黛玉在物质上其实是不亏的。所以，谁与青春为敌，谁就“罪该万死”。

《红楼梦》是最不应该用成年男性视角去解读的，因为贾宝玉就是最女性主义的，所以一旦选择了男性视角，各种别扭和反胃就会出来。说到胡玫，一个能拍出《雍正王

平行时空演红楼

进、勇敢拆解与仓促缝合、大胆假设与含糊论证，这些工作远非一部电影可堪承担的重任，就如同一个人一口气吞下原著，再以一部电影的有限容量，回顾脑中留下的某些经典时刻，撰写出来一则人文记；由于回顾时记忆多有偏差，很多情节被打散了又重组，看似共治一炉，内部逻辑已然改变。

比如为了凸显宝黛钗三角矛盾，把小说里四五个时空内发生的故事整编为一个电影段落。其中包括第四回的宝黛钗初会，第八回的宝钗初试通灵玉，黛玉半含酸，第十八回的黛玉误剪香囊袋，第三十四回的晴雯送旧帕子，黛玉题诗，于是这样一个段落如同AI生成：宝黛吵架之后，分头去看刚到贾府的宝钗，三人在一个紧张尴尬的场合下首度会面；黛玉见他俩聊的是“金玉良缘”，当场与凑上来的湘云置气，拂袖离场；宝玉转头让晴雯拿旧帕子去抚慰黛玉，黛玉终于释怀。这样来看，字字皆有出处，但各处的前因后果已被推倒重来，到底是尊重原著还是借树开花，已是一笔糊涂账。

西德尼·谢尔顿《镜子里的陌生人》的主角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脱口秀演员，那个时期的脱口秀演员，是秀场主持人、马戏团小丑的延伸，但我们当下这个时期的脱口秀演员，得是语言实验室的研究员，和时代心理勘探师，甚至，在一开始就是催眠师，因为，那些段子落在文本上的时候，其实多半没那么好笑，更多靠演员的现场调动和催眠能力。这种工作，在当下，只有知识分子干得了。

甚至，脱口秀演员还要自觉地承担社交媒体承担过的责任，那就是言论泄洪功能，要适度讽世，要用职场和学业话题引起共鸣，要在青年时期的贫困生活、个人缺陷（性格的缺陷，知识的缺陷，有别于小品时代用残疾人，性别、出身、绿帽子制造的笑料）里找到鲜活细节，这都是经历过良好教育的人，才能体会和胜任的。起码……要读过《红楼梦》，能熟练套用“今儿个我来明儿个他来”“别的妹妹可都有了”。因为他们的观众读过，至少也看过86版电视剧。

当然，一旦他们开始谋求更大的国民度，这些特质，反而会成为障碍，他们得用一切方式来减少自己的距离感，得表现出“我读过《红楼梦》但我不提”这种认知。所以，脱口秀节目，在本质上是艺员（更全面意义上的艺员）培训班，和无线电视台的艺员培训班，有形式上的区别，但殊途同归。

朝》、《汉武帝》的女性导演，我感觉她内心深处是非常懂男性世界的游戏规则，否则不会把权谋拍得如此酣畅淋漓。如果跳出大观园，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呢？谁说女人就不能懂规则呢？甚至在今天的语境，可能还会引起部分仰视。据说新片中最大胆的直白解读，就是说贾母默许贾琏、王熙凤伙同贾雨村将林家的家产暗夺回来填了窟窿，这才修起大观园，很多书迷是很气愤的，但如果类似的情节发生在“乔家大院”里，是不是又顺理成章？因为，“乔”片就是一个讲古代商战的故事，无利不起早。

实际上，每个导演都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来拍“红楼梦”，这就是类型的选择，但偏偏这部名著从诞生起就已经选择了它自身最舒适的类型，一旦违背就像刘姥姥祸祸了贾宝玉的“闺房”，一片狼藉，让人捏着鼻子不爽了。最后无论如何，不能从对成品的不满上升到对创作者人品的攻击。

经典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珠玉在前，尤其是集数代红学家之力，在故事文本上尽力接近曹雪芹原意，遗憾的是，后来的翻拍改编仍在后四十回上打转，把功夫花在旁枝末节。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2006年在北大演讲时，还对渲染宝黛钗爱情线的影视改编提出批评，“完全降低了观众的审美标准，是对观众智慧的一种侮辱”。《红楼梦之金玉良缘》还是以“调包计”促成的婚姻悲剧来倒推剧情，宅斗与三角恋悍然成为故事主线。

其他肉眼可见的，宝黛钗全员娃娃脸，只见无辜难见早慧，老祖宗退化为荣国府吉祥物，贾琏与贾雨村彻夜盘算林家遗产，晴雯当着王夫人的面训斥贾宝玉，周瑞家的敢当场给黛玉翻白眼，秦可卿孤身走暗巷结果被贾珍一把拉进屋内……活像是红楼人物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上演的故事。当宝黛痴傻后的接头暗号是“倾国倾城貌”与“多愁多病身”时，亲切是亲切，却因强行降智多少显得惊悚。

《边水往事》：怎么那么好呢

尽管还没更新完结，但《边水往事》称得上是暑期档的惊喜。连看10集，一个超越普通人想象的异域国度鲜活可见，这其中形形色色讨生活的人们，各有性格，生猛异常。于是，鲜少为儿子打广告的郭德纲，破天荒公开夸奖郭麒麟：“挺好的一剧，尤其是演沈星的那个小孩，怎么那么好呢。”

“怎么那么好呢”，不仅是扮演沈星的郭麒麟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，用来评价《边水往事》也毫不为过。在剧集虚构的国度“三边坡”里，沈星是初出茅庐的一张白纸，他前往当地投奔当工程承包商的舅舅，却接连迎上了舅舅失踪、他借债为工友发工资、卷入凶案上了通缉令的一系列麻烦。而在邂逅身份复杂的猜叔（吴镇宇 饰），沈星开始为他跑“边水生意”还债，也进一步接触到了当地的奇人、奇事与奇景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边水往事》的好，既在于生猛粗粝的质感，也在于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，提供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沉浸视角，让观众都站在沈星的立场，以闯入者的身份打量“三边坡”，以各自过往的经验、认识感受这个世界。而当一件又一件突破常识的事件发生，观众和沈星一样被颠覆、被震撼——金碧辉煌的灯红酒绿背后，是低劣粗糙的混乱，是潜藏的重重杀机，也是无法预判的野蛮法则。

要在这种极致又沉浸的环境中，演出普通人可信、可感的细节，也考验着郭麒麟的能力。这一回，他极好地丢下过往表演习惯，实实在在地还原了一个看似平平无奇却相当机智，有点小运气却也常常倒霉的普通人。戏中，沈星穿越过不同武装势力的哨卡，面对过被围追堵截、被枪指着的危险，也经历过人人垂涎的无价之宝的诱惑。但在每一个关乎命运的选择面前，他都走到了向善的一边。甚至是在最颠沛流离、朝不保夕的时刻，看到路上饥饿的孩子，他依然力所能及地选择了微小的暖意。不逞英雄却绝不怕事，想要挣钱却并不贪心，郭麒麟把沈星身上那股聪明与踏实并重的气质，传递得恰到好处。观众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个人，更希望自己也是这样的人——哪怕眼前的世界一片荒芜，但我们依然可以循本心、守底线。

相比之下，吴镇宇的好，既是意料之中，也是飞来之喜。《边水往事》里的猜叔，显然延续了当年《无间道2》倪永孝的心机深沉、笑里藏刀。偏偏，在“三边坡”利益至上的生态中，向来以中间人自居的猜叔，呈现出更多样、更复杂的面貌。他有身段柔软、忍气吞声的时刻，有三言两语、成功逆转的谋算，也有让人猜不透真情与假意、拿情义掌控下属工具的深沉。亦正亦邪，亦真亦假，是复杂又有嚼劲的角色。

更妙的是，《边水往事》还有好看的众生相：把沈星当弟弟看待的但拓（江奇霖 饰），狠厉又善于逢迎的矿场主吴海山（王迅 饰），见人说话见鬼说鬼话的王安全（蒋奇明 饰），小小年纪就走上了暴力之路的“孤儿队队长”兰波（周政杰 饰）……人人有故事，每个人的细节都如此鲜明，共同勾勒出一个穷山恶水之处人性的万花筒。

郭麒麟说，要让郭德纲好好看看《边水往事》。想来，与郭德纲的“广告”一样，这也不是一句宣传的套话：好好看看，二刷三刷，大概都有新鲜的体验。